

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全家都时刻感受着奥运的气息。老爸提议制作一本家庭奥运相册以记录家庭成员和奥运会有关的点点滴滴。

大哥第一个拿出他的奥运相片,这是他前几个月去北京旅游时在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旁拍摄的。相片中的“鸟巢”外观已完美地展现在世人眼前,那是用树枝般的钢网把一个可容10万人的体育场编织成的一个温馨“鸟巢”,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让人浮想联翩。大哥在相片中面对“鸟巢”,手里挥动着奥运五环旗,一副热血沸腾的样子,真是酷极了。我们一致同意把这张相片作为我家奥运相册的扉页。

老爸也拿出了一张他的奥运相片,这是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姐为老爸拍摄的。为迎接奥运圣火,我们街道举办了社区居民迎奥运火炬接力长跑活动。老爸作为我们社区的老年代表,手拿居民自制的“奥运火炬”,迈开健步,跑的是第一棒。老爸神采奕奕的样子,真不像

万家灯火

我家的奥运相册



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老爸笑着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我也变得年轻了。”

老妈不甘示弱地说:“我的体力不如你们老爸,当不成奥运火炬手,但我

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情丝毫不比他差。”老妈说着拿出她的奥运相片放入了家庭奥运相册。这是老妈在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百万市民喜迎北京奥运活动签名现场的相片。相片里老妈刚刚签名的大名,手上还拿着笔正在和别人交谈。老爸问老妈当时在谈论着什么,老妈得意地说:“我在预测北京奥运会中国能得几块金牌呢!”

小妹说:“你们拿出的这几张奥运相片都很精彩,但我的这张最好,你们看了后一定会万分羡慕。”小妹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她的相片,这是她前几天好不容易在中国银行成功购得北京奥运会门票后在中国银行门前的留影。小妹手里握着奥运门票正对着镜头,脸上笑开了花。

“原来你是我们家距离北京奥运会最近的人,可以亲眼目睹奥运会的盛况。”我们异口同声地对小妹说:“到时候一定记得在奥运会现场多拍一些相片来充实我们家的奥运相册啊!”

图/涛涛

世相百态

家有考生

李冬梅

父亲打来电话,说老舅的孙女可今年参加高考,打算住在我家,主要是因为孩子的饮食比较挑剔,怕饭店的饭菜吃不惯,影响考试发挥。我们只需要提供场地就行,其他的一切,他们自己会料理。高考是国考,一人考试,八方支援,可以尽绵薄之力,我们应该感到荣幸。

乡镇的学生一般6日进市区,看考场并适应环境,不过,我这小亲戚,5日早晨就来了。随行的还有她的爷爷——我的表舅舅,她爸爸和妈妈,听说她奶奶也很不放心,要不是家里人照看,说不定老太太也会跟着来的。

小姑娘很文静,一看就是块读书的料。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大包提,小包拎的,除了给我儿子买的零食以外,基本上是可可的生活物资,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为了营造家的氛围,防止她产生应激性,就连可在家睡觉的专用枕头,还有她每晚睡觉抱着的毛毛熊都带来了。经过一番布置,我儿子的房间被克隆成可在的临时卧室。为了不影响的学与休息,我提前把放了假的孩子“寄存”到同学家去了。

随行的三个人,都有严密的分工,她爸爸每天接送可,他担任的角色是贴身保镖和心理辅导员,他总是轻声细语地凑着可在的耳朵说话,尽量让她放松些;她妈妈主要负责内务,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不仅充当私人秘书兼总管的角色,还担任家庭医生一职;她爷爷呢,是专用大厨,伺候可的饮食已经有十几年了,对她的饮食喜好一清二楚,别人炒菜,很难适合她的口味。我私下里跟爱人开玩笑说:“就差带个私人化妆师了……”整个一个大腕出场的架势。

从早晨开始,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计划实施,她妈妈几乎是拿着秒表来执行的。不能早一分钟,怕孩子没睡好,也不能晚一分钟,担心孩子因为时间紧迫心理有负担。可俨然一副女王亲征的架势,我们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地陪她小心。每次她一回来,门铃一响,我们的说笑会戛然而止,个个个严阵以待,各司其职。

可吃了饭进房间,我们都像是做贼的一样,走路都得踮着脚尖,担心弄出一声点响。这几天晚上,电视从来都没打开过。几个大人傻傻地坐着,很少说话,有时悄悄耳语几句,还得神情凝重地看着房门,担心可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措手不及。

高考这几天,家里特别安静,做任何事情都轻拿轻放,感觉手里都是玻璃瓷器一样,一不小心就会弄碎。邻居都以为我们回老家过端午节去了。

可好像不说话,事实上,她根本不需要说话,她的生活流程都有着电脑一般严密的程序,她的父母可以从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中揣度出她的意图。听说可在的成绩不错,不出意外,今年考重点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倒更担心起来,假使她真的上了北大、清华,难道这批人马也得辗转跟到北京去吗?

我和石痕已经认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石痕还不叫石痕,叫张长华,一个非常大众化的名字。初识张长华时,我正疯狂地迷恋书法,他也正疯狂地迷恋篆刻,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十年前,我的书法在小城已经有了点名气,而张长华依旧如同一颗小石头扔进大海悄无声息。一次,电视台和报社的朋友看到我的印章,觉得不错,问出自何人之手。我便带他们去张长华的家。张长华住的地方让两位记者大跌眼镜,两室一厅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据张长华介绍,这些石头的总重量有近十吨,而张长华的整个家也就是这十吨石头。两位记者认为在这种生存状况下,坚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非常有新闻价值,有卖点。因此,报纸用一版为张长华写了篇人物专访,电视台也为张长华拍了上下集专题片。趁热打铁,我又联系博物馆为张长华搞了个篆刻展。张长华,这块包裹在石头里的玉石渐渐发出光泽来。

我的一个朋友很喜欢张长华的篆刻,给了我二百块钱请张长华刻方名章。没用两天,张长华就把刻好的印章连同二百块钱一起送给我了。他说:“卜老师,我替钱从不敢收,喜欢我的章,我已经很开心了。”朋友觉得过意不去,买了两箱饮料送给他。张长华不在家,他儿子把饮料收了下来。那时候,

真情快递

刚调到新单位不久,我去作业点检查工作,见一职工正在满头大汗地扛着杠铃。我批评他不在工作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他红着脸说了声对不起,没再言语。

第二天刚上班,他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才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小李。他个头不高,比较瘦小,不像是山东大汉,但眼睛里却透着真诚。他向我作了检讨,然后又聊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自幼失去了父亲,母亲就我一个孩子,母亲把我拉扯大了,我参加工作了,能为母亲做点什么事,母亲却得了脑血栓,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后遗症,动作不灵活,说话不利索,走路颤颤巍巍的。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狂风大作,昏天黑地,之后,天浙浙沥沥地下了雨,我坐在下班的班车上,心里焦躁不安,我担心母亲在家着急,这是她的习惯了,她始终把我当成个孩子。

终于下车了,我老远就看到了母亲站在街口观望,她一只手臂撑着伞,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把未撑开的伞。我明白,她是给我送伞来了。我疾步往母亲那里跑,母亲也发现了,晃晃悠悠地朝我走来。突然一阵大风,疯狂地鼓动着母亲撑起的雨伞,而伞拽着母亲踉踉跄跄,摔倒在路沿石上,母亲的腿摔断了。

我抱起母亲拼命往医院跑。医院就在附近几十米远,我抱着母亲竟然非常吃力,最后在同事的帮助下才把母亲送到医院。

我哭了。平时我总想为母亲做些什么,尽尽孝心,母亲总是拒绝,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

我把那个所谓的账号说给了营业员听,让她查查是否真的存在。一分钟以后,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当下,我对中奖的事情确信无疑。或许是老天爷青睐我,给了我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样想着,我拿笔填起了汇款单,并从钱包里掏出了钱。

可营业员接过汇款单并不急于办理业务,反倒问我为什么汇款?我不想对她多说什么,又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于是,我敷衍说,给亲戚。营业员还是不理,盯了我一眼,自顾自地说,这段时间,他办理了好几起往这个地址汇钱的业务,感觉像个骗局。看她如此真诚,于是,我不再隐瞒,笑答,我不会的,并说,我已收到对方的汇款,就在刚才那个账号上。营业员还是不信,又让我说了一遍账号,输入电脑。片刻工夫,电脑上却戏剧性地显示此账号的钱数为零,也就是说,所谓的15万元钱根本不存在,它是骗子为了麻痹人们,又精心设计的骗局。

拿回来及汇出的钱,我的心“砰砰”地狂跳,好险,如若不是营业员的热心外加责任心,今天,这个当就上定了。感激地对营业员道谢之后,走出来,抬头望天,我彻彻底底地明白了,天上既没有油,也没有面,何来的馅饼,只不过是有人在画饼诱惑而已。

给我发来一短信,说15万元奖金已汇出,还把银行的账号一并给了我,让我速交手续费。这下子,我坚固的心门松动了。如若不是骗子,他能那么把钱汇给我吗?除非他是傻子。可天上掉下的馅饼真的能砸中我?我又犹豫不决。我,去银行看看有没有这个账号,以验真伪。我风风火火地赶到附近的一家银行。

唯一知道他的变化是把张长华这个名字改成“石痕”了。

去年,我的一本书要出版了。为了让书更有文化气息,我准备在封面套个篆刻。我把篆刻的内容告诉石痕,他满口答应。拢共五个字,用了大约一年才刻好。其实我的书早就印出来了。这期间,我也曾打电话催过他多次,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我想看看石痕精雕细作的作品如何,虽然这方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石痕把刻好的章拿

我抱起母亲拼命往医院跑。医院就在附近几十米远,我抱着母亲竟然非常吃力,最后在同事的帮助下才把母亲送到医院。

我哭了。平时我总想为母亲做些什么,尽尽孝心,母亲总是拒绝,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

我把那个所谓的账号说给了营业员听,让她查查是否真的存在。一分钟以后,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当下,我对中奖的事情确信无疑。或许是老天爷青睐我,给了我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样想着,我拿笔填起了汇款单,并从钱包里掏出了钱。

可营业员接过汇款单并不急于办理业务,反倒问我为什么汇款?我不想对她多说什么,又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于是,我敷衍说,给亲戚。营业员还是不理,盯了我一眼,自顾自地说,这段时间,他办理了好几起往这个地址汇钱的业务,感觉像个骗局。看她如此真诚,于是,我不再隐瞒,笑答,我不会的,并说,我已收到对方的汇款,就在刚才那个账号上。营业员还是不信,又让我说了一遍账号,输入电脑。片刻工夫,电脑上却戏剧性地显示此账号的钱数为零,也就是说,所谓的15万元钱根本不存在,它是骗子为了麻痹人们,又精心设计的骗局。

拿回来及汇出的钱,我的心“砰砰”地狂跳,好险,如若不是营业员的热心外加责任心,今天,这个当就上定了。感激地对营业员道谢之后,走出来,抬头望天,我彻彻底底地明白了,天上既没有油,也没有面,何来的馅饼,只不过是有人在画饼诱惑而已。

给我发来一短信,说15万元奖金已汇出,还把银行的账号一并给了我,让我速交手续费。这下子,我坚固的心门松动了。如若不是骗子,他能那么把钱汇给我吗?除非他是傻子。可天上掉下的馅饼真的能砸中我?我又犹豫不决。我,去银行看看有没有这个账号,以验真伪。我风风火火地赶到附近的一家银行。

唯一知道他的变化是把张长华这个名字改成“石痕”了。

去年,我的一本书要出版了。为了让书更有文化气息,我准备在封面套个篆刻。我把篆刻的内容告诉石痕,他满口答应。拢共五个字,用了大约一年才刻好。其实我的书早就印出来了。这期间,我也曾打电话催过他多次,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我想看看石痕精雕细作的作品如何,虽然这方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石痕把刻好的章拿

心灵驿站

买断

樊仁秀

张长华已经和前妻离婚了,上初中的儿子和张长华生活在一起。当天晚上,我已经睡了,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张长华抱着两箱饮料站在门口。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张长华虽然有点偏执,但是蛮可爱的。

这几年,我已经不怎么写字了,主要是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再加上我调到一所学校去教中文。我和张长华仍然有联系,张长华依然很勤奋,对篆刻苦行僧般的执着。

张长华又结婚了,一个月后,张长华才打电话告诉我,我请他们夫妻吃饭。那女人能会说话,她说:“卜老师,张长华是木头脑袋,您要多多教他。我知道,您一直都在帮助他,他是他唯一的朋友。”临别时,张长华去推自行车,女人又和我说话:“卜大哥,张长华连个印章的地方都没有,我想把家重新收拾一下,向您借两万块钱,很快就会还您的。”三年之后,张长华把钱还了。这三年里,张长华更加勤奋,往往刻章都刻到半夜。但听人讲,张长华变化很大。我

生活空间

遭遇手机中奖

水梦伊人



这天,正在家中闲坐,手机提示音突然响起,有短信。打开一看,我不禁笑了。短信上说,我的手机中了某某市的抽奖活动的二等奖,奖金15万元,让我据地址汇去288元钱的手机费。毫不犹豫,我删除了这条短信。因为,我已遭遇多次这样的中奖,早就知道是一个骗局。隔了一天,该市的组织者又

给我发来一短信,说15万元奖金已汇出,还把银行的账号一并给了我,让我速交手续费。这下子,我坚固的心门松动了。如若不是骗子,他能那么把钱汇给我吗?除非他是傻子。可天上掉下的馅饼真的能砸中我?我又犹豫不决。我,去银行看看有没有这个账号,以验真伪。我风风火火地赶到附近的一家银行。

唯一知道他的变化是把张长华这个名字改成“石痕”了。

去年,我的一本书要出版了。为了让书更有文化气息,我准备在封面套个篆刻。我把篆刻的内容告诉石痕,他满口答应。拢共五个字,用了大约一年才刻好。其实我的书早就印出来了。这期间,我也曾打电话催过他多次,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我想看看石痕精雕细作的作品如何,虽然这方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石痕把刻好的章拿

我抱起母亲拼命往医院跑。医院就在附近几十米远,我抱着母亲竟然非常吃力,最后在同事的帮助下才把母亲送到医院。

我哭了。平时我总想为母亲做些什么,尽尽孝心,母亲总是拒绝,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真到了母亲需要我的时候。

我把那个所谓的账号说给了营业员听,让她查查是否真的存在。一分钟以后,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当下,我对中奖的事情确信无疑。或许是老天爷青睐我,给了我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样想着,我拿笔填起了汇款单,并从钱包里掏出了钱。

可营业员接过汇款单并不急于办理业务,反倒问我为什么汇款?我不想对她多说什么,又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于是,我敷衍说,给亲戚。营业员还是不理,盯了我一眼,自顾自地说,这段时间,他办理了好几起往这个地址汇钱的业务,感觉像个骗局。看她如此真诚,于是,我不再隐瞒,笑答,我不会的,并说,我已收到对方的汇款,就在刚才那个账号上。营业员还是不信,又让我说了一遍账号,输入电脑。片刻工夫,电脑上却戏剧性地显示此账号的钱数为零,也就是说,所谓的15万元钱根本不存在,它是骗子为了麻痹人们,又精心设计的骗局。

拿回来及汇出的钱,我的心“砰砰”地狂跳,好险,如若不是营业员的热心外加责任心,今天,这个当就上定了。感激地对营业员道谢之后,走出来,抬头望天,我彻彻底底地明白了,天上既没有油,也没有面,何来的馅饼,只不过是有人在画饼诱惑而已。

给我发来一短信,说15万元奖金已汇出,还把银行的账号一并给了我,让我速交手续费。这下子,我坚固的心门松动了。如若不是骗子,他能那么把钱汇给我吗?除非他是傻子。可天上掉下的馅饼真的能砸中我?我又犹豫不决。我,去银行看看有没有这个账号,以验真伪。我风风火火地赶到附近的一家银行。

唯一知道他的变化是把张长华这个名字改成“石痕”了。

去年,我的一本书要出版了。为了让书更有文化气息,我准备在封面套个篆刻。我把篆刻的内容告诉石痕,他满口答应。拢共五个字,用了大约一年才刻好。其实我的书早就印出来了。这期间,我也曾打电话催过他多次,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我想看看石痕精雕细作的作品如何,虽然这方章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石痕把刻好的章拿



刘青青去洗碗的工夫,李春天和张一男聊起了父母,他们已经在美国住了有小半年的时间,最近打算中秋节前后返家。张一男对李家父母感情深厚,并且深得李家妈妈喜爱,当李家老大远嫁美国,张一男无限寂寞的时刻,李家母亲也深觉遗憾:“哎,可惜了,张一男这孩子还是挺不错的,早知老大要出国,让我们老二跟他处处对象就好了。”这句无心的笑话除了引来李老二的一通臭骂,其实她老妈的提议正中了她的心事。

李春天无意中说起父母那套房子自来水管子总是往外冒水,几天不去收拾地板就给泡了,张一男立刻来了责任心,照着李家老二肩膀拍了一巴掌:“怎么不早说!正好今天吃撑了,我跟你去修。”

刘青青急切地追过来问道:“真出去啊,去哪啊?”

李春天有点不耐烦:“烦死我了,你不是不会一会儿看不见张一男你心里就长草啊?怎么不早说!快点,快点,别化妆啊,天黑再惊着谁!”

心情很好的刘青青居然没说什么,温顺地跟在他们身后出了门。

路上,张一男问起李春天:“老大最近有信儿吗?”

李春天撇了他一眼,说:“你老打听她干吗,人家在美国过得好好的,管好你自己吧!”

张一男半天都没说一句话,最后憋出来一句:“美国有什么好的。”

李春天忽然笑了一声,问他:“皮裤套毛裤,必定有缘故。你平白无故地问我李春天肯定有原因。”

张一男的眼眸中带着落寞,看向车窗外:“这些年,我对她已经有了依赖,每当不如意的时候,只要见她一面,跟她待上一会儿,郁闷就过去了。”

“我看八成是你的心理作用。”

“老二,其实……我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老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你们姐儿俩往那那么一站,差别就出来了,你跟李思扬真没法比,老大长得就那么带人缘儿,可是你,你就是那种看一眼后悔半天的……”

“少拿我开心吧你,我跟你正相反,你知道你从她那沾点好运气是过来的?我跟你说话不好全是从我这过去的,她一回来我就倒霉,昨天跟她通了个电话,晚上我就把车撞了。”

张一男大笑起来,说他俩一个比一个能说,一个比一个厉害。

张一男说得没错,只不过是老大

连载

小方反应快,说,你小子还会说大鼓书?我们几位都来自北方,多少年没听过大鼓书了,说来听听?好,赏;不好,罚。

黄安说完之后,叶紫表演了“金钩倒挂”。脚放酒杯,轻轻勾起,斟满,忽然转动,伸长凤颈,勾起脚尖,头伸到两腿中间,酒杯如细雨倾泻,似银丝穿针,输入口中。造型之优美,难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妙不可言。

黄安觉得奇怪,看叶紫,高雅美貌,睫毛细长,眼睛放射出冷光。这叶紫,怎么有这么一身武艺呢?黄安是行家,他知道,除女子独有的柔韧性外,要练成这样,少说也要三年五载。难道这叶紫有特殊的经历?

多方位验证

二虎从邱菊那儿听到一个好消息:市政府有一块地要买!可叶紫好像没有反应似的,这很让黄安失望。

叶紫说,消息可靠吗?我怎么觉得是个陷阱?

黄安说,你想得也对,要不,再让虎子打听打听?

叶紫说,上哪儿打听去?马上去向大姐紫藤汇报,老板经验丰富,对政策吃得透,看她怎么定夺。

叶紫给紫藤老板打了个电话,紫藤回话说,去办公室等着吧,马上就回来。

紫藤推开门,见叶紫、黄安、二虎都在办公室里。就笑了,你们有啥大事,这样让我风风火火地赶回来?酒店的经营又遇上问题了?

叶紫说了理由。没想到紫藤却说,是真是事,这是一宗大买卖,已有六家竞争。此宗地,市里已规划。

紫藤抱着双手说,这块地由市里一位抓城建的邱副市长管,具体办事人员就是上次来酒店的吴处长。既然你们也知道了消息,那就说说想法吧?

黄安说,我跟二虎作为保安,对做生意,也没有经验。不过,我觉得这地方开放,投资环境好。这块地,如果能买下来,是做生意的基础。做房地产生意能赚一大笔钱;如转手卖,也能赚一大笔钱,所以,是好事。黄安把话头一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宗地买到手?

同窗求助

紫藤打了个电话,叫邱菊来酒店一趟,说请她吃饭,几天没在一起吃

连载

饭了,很想她,同时还有事想请她帮忙。

邱菊知道紫藤说的是啥事。下班后,换了一件淡红色的丝绸短衫,穿着摆裙过来了。

一见面,邱菊说,紫藤,看你,搞得面黄肌瘦的,哪像当老板的?紫藤说,吃我们这碗饭,不易,一天不谋生就会断粮。

邱菊说,没那么可怕吧?要不,我也下海,帮你一把?

紫藤说,老同学都不是外人了,找你来,一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请你吃顿饭。瞧你还东张西望的,黄安和你表弟出去,你找谁呀?莫不是你表弟了?

邱菊说,去你的,我都成家了。你一个女大娘家,像浮萍,还开我玩笑?你是看上我表弟,还是看上黄安了?

紫藤说,你知道,我在学校就说过,要单身。不过嘛,你介绍的这两位,工作还卖力,有经济头脑,确实不错。最近,他俩都不做保安了,他们提升了进入了决策圈,这没薄你的面子吧?

邱菊心里高兴,嘴里却说,唉,你把这两个男人推得也太高了。仅仅是因为我的面子?仅仅是因为他俩能吃苦?这件事,你得说说看,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没跟我说。

紫藤调皮地跟邱菊说,算了,臭男人的事不说了,留着去揣摩吧。两个人都笑了起来。紫藤收住笑容,说,邱菊,你上次说的那块地,管事的市长叫什么名字?

邱菊说,那副市长叫邱惠群。我和他见面也少,虽说老吴年纪不轻了,但老吴跟班,跟他很快。从老吴那里了解到,副市长有两大爱好:一是说,是真是事,这是一宗大买卖,已有六家竞争。此宗地,市里已规划。

紫藤抱着双手说,这块地由市里一位抓城建的邱副市长管,具体办事人员就是上次来酒店的吴处长。既然你们也知道了消息,那就说说想法吧?

黄安说,我跟二虎作为保安,对做生意,也没有经验。不过,我觉得这地方开放,投资环境好。这块地,如果能买下来,是做生意的基础。做房地产生意能赚一大笔钱;如转手卖,也能赚一大笔钱,所以,是好事。黄安把话头一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宗地买到手?

同窗求助

紫藤打了个电话,叫邱菊来酒店一趟,说请她吃饭,几天没在一起吃